

在我心里，仿佛只有瓦房才最中国了。

我的爷爷奶奶住在县城指挥街七号。街门朝南，进去后，正对面是个照壁，有砖雕图案，这个照壁，由于地方紧缺，就筑在一户人家的山墙上，那就是个遮挡煞气的说法，与大户人家院子里的照壁无法相比。在不大的整个院落中，爷爷住西房，也算是西厢房。爷爷住的房子有三间，伙门道，南北各一间。这三间房顶上全部铺满了灰瓦。因是普通民居又是厢房，爷爷的房子只是个“一出水”的瓦房。就是下雨时，房顶的水只能顺着瓦片从西向东一个方向流到院子里。这种瓦房，在县城是普通又普通的了。只是因为爷爷奶奶一直住在那三间瓦房里，直到终老。因而，那瓦房就常常撩拨着我的心，始终让我不能放下。

那三间瓦房，奶奶住北面一间，爷爷住南面一间，中间一间就是吃饭的地方。三间瓦房净深都很浅，大约有四米左右。房梁之下是顶篷，顶篷用秸秆扎成一个架子，固定在四周的墙壁上，然后，把麻纸裱糊在架子上。站在地上一看，房顶就平展展、白白净净，类似现在的龙脊吊顶。时间久了，顶篷上的麻纸就会变黄，有的还会开裂烂掉。这样，过上三四年，就需要重新裱糊。这些活计，一般是由爸爸操办。奶奶提前用白面做好糍糊，爸爸量好顶篷的尺寸，在炕上把麻纸都裁好。然后，爸爸就站在一个凳子上，一手拿一把干净的扫炕的小笤帚顶着麻纸的一端，一手扯住麻纸一角往顶篷上贴。我的任务就是打下手，把爸爸裁好的麻纸，一张一张都抹上糍糊，递到爸爸手里。裱糊一间，基本上就是一个上午。奶奶做好糍糊，就开始切菜和面，准备晌午饭。这些活，爷爷是不

◇美文

管的。吃过早饭，他只管躺在暖炕上打迷糊。爸爸裱糊到炕头时，爷爷就挪到炕尾，继续打迷糊。中午时分了，奶奶已炒好了几个菜，爷爷和父亲就坐在瓦房的中间门道里，各自烫上一壶老酒。喝罢，吃过午饭，爷爷就又躺在炕头迷糊了，而爸爸和我则准备再裱糊奶奶住的那一间，直到三间都裱糊的白白净净、平整整齐。

由于糍糊是用白面做的，有时就会有老鼠从烟道或其它空隙，钻进顶篷吃那白面糍糊，十分烦人。我听到那老鼠在顶篷上跑来跑去的声音，一想到老鼠的贼眉鼠眼就很害怕。这时，爸爸就会把顶篷撕开一角，将老鼠药塞进顶篷里，再把撕开的地方重新糊好。这一招，有时就不管用，有的老鼠不吃鼠药，还是整天跑来跑去；有的老鼠吃过鼠药后，逃不出去，还会死在顶篷上。不几日，就会有腐烂的味道传下来，很难闻。那样，爸爸就只得撕下一大块麻纸，将老鼠尸体挑出来扔了。而这些，我还是只能为爸爸打下手，递递工具，递递麻纸。但那个死老鼠，我是不敢碰的。而爷爷还是躺在炕上打瞌睡。在爷爷眼里，顶篷上的老鼠根本与己无关，你跑你的，我睡我的，互不干扰。

瓦房里的窗户，靠窗棂的有三块小

瓦房

□李峰

玻璃，再往上是一块大玻璃，最上面的是两个麻纸糊的窗户。窗框用红条纸裱糊出来。冬天做饭的时候，屋里弥漫着蒸汽水，那些红纸被蒸汽水打湿后，就会有红色的水汁渗出，时间长了，就会流到屋里的窗台上。那时，奶奶就会把一块抹布垫在窗台上，红色水汁多了，她就把它拿到院子里沥干，再垫上。当然，一个冬天下来，窗框上的那些红条纸的颜色，也会渐渐褪去。如果是开裂了，我也会及时重新把它再裱糊一次。这种活计简单，不需要爸爸动手。我放学回来，一会儿就干完了。

整个这一堵窗户面上，必须我做的，就是画窗花。也就是说在窗户最顶端的那两块麻纸上，画些彩色的图案。因为从小喜欢绘画，又师从过老家的画家王捷三、新冠山两位老先生，略有一些绘画基础，所以，画窗花自然就是我的事，也就是说，非我莫属。我把两张裁好的麻纸铺在炕上，再准备些墨汁和颜料，构思好后就开始在麻纸上作画。一般是先画一个梅瓶，再在瓶口画一些牡丹、梅花之类的吉祥图案。最后，要用毛笔题上“吉庆有余”“吉祥如意”等好听的词语。画好的窗花晾干后，在窗框上均匀地刷上一层糍糊，就可以贴上去了。有时候，时间急，我就把尚未干透的窗花，双手拿

起，举在灶火上的沙鏊上，很快窗花就干了。每次，我把画好的窗花贴到窗户上，奶奶都会夸我：画的像，画的真好看。那时，太阳的光穿透窗花纸，照在屋子里，很温馨，很温暖。

瓦房住的时间久了，房顶就会长出一些杂草，有的瓦片也会破损，就需要修缮。我们称“揭瓦”。那时，爸爸和二叔就找街坊中的泥瓦匠来修缮。这些泥瓦匠中有一两个大师傅，还有两三个跟工的。跟工的负责把要补充的瓦块从街门外搬进来，把房顶的瓦块揭下来，用水浇湿。再把麦秸与黄土和成麦秸泥。还要把麻稻和石灰和成麻稻灰。跟工的做准备工作的時候，大师傅就坐在一边喝茶抽烟，或与东家聊天。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师傅就带上瓦刀、抵匙爬到房顶，开始修缮。这会儿，跟工的还得把麦秸泥和麻稻灰装到两个桶里，由大师傅在房顶用一根粗绳子拔上去。跟工的再把那些浇湿的瓦片，用一个专用的木板，扔上房顶，也是由大师傅在房顶双手接应。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默契和娴熟。瓦房修缮好后，大师傅都要用笤帚从高到低把瓦片清扫一遍。这时，站在东厢房的台阶上往西厢房顶一望，黛青色的通瓦，一溜一溜，清新如初。

芥菜丝里多点几滴香油，吃着吃着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手捂口鼻，打起喷嚏来；父亲笑着说：“好好好，喷嚏来报到，感冒吓一跳。”

饭桌上有大白菜、大白萝卜，隔三岔五才有芥菜丝，我们兄妹都是抢着吃，无论米饭还是窝头，一样下饭。有时候，父亲让我给同院的堂叔八伯端去一碗，八伯爱喝酒，当酒菜；他还爱踢球，朋友多，有人赶上去吃芥菜丝，都赞不绝口，一来二去和我们都熟了。一次春节他们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位伯伯端着碟子在院子里喊我妈，“四嫂子，我拨一碟子芥菜丝啊，到您这院，不吃芥菜丝可就冤了。”

几十年过去，到冬天，我总爱买几个芥菜疙瘩，在阳台晾几天，做好热闷芥菜丝放进冰箱，很方便。拨出一碟子，辣辣的，几个喷嚏下来，眼睛也湿了，美美地想着当年和父母吃饭的情景。热闷芥菜丝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至今能使我安稳舒心的味道。

捷的黄鹂忽然从树间欢叫着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玉蜀黍棒棒就会赛过糖果，剥开糜子穗来有时会有绵软的白色霉霉，吃得满嘴黑色却也有无边的乐趣。如今果树园没了，绿油油的庄稼菜园子都没了，树林子没了，大河湾也没了。夕阳西下又见炊烟升起，远山藏在影里像黑的兽脊，山梁上龙天寺的四角顶子魁星塔，静静地蹲坐在血色黄昏残阳中，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化石，默默地注视着脚下红尘尘世万物纷纷。

院里的牵牛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过往的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或许人们都是从不懂事的懵懵懂懂里蜕变出来，在经历无数的成长之痛后，才能慢慢看清年轮的轨迹。洪水终于退去，大地渐回生机，可那条大河却似一江岚水向东流，流到黄河流到大海，流到天之涯海之角，流到知音半零落，就像我我那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伦理道德的“善”的感染作用体现的。这种善，又与人的高尚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诸如鲜明的道德倾向、道德判断和伦理色彩，感人肺腑的煽情效果，曲折离奇、一波三折的情节设计，善恶有报、始困终享的乐观圆满结局等等，还有反映爱国报国的赤诚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宽容忍让的博大胸怀；反映劳动人民的勤劳俭朴、互相帮助；颂扬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塑造勤政廉明的清官形象；歌颂重人伦、讲信用、守公德、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谦虚礼让的美德等等。同时，鞭挞假、恶、丑的社会现象。从而，充分发挥戏曲艺术的感染作用、教化功能。

古往今来，戏曲总是以其巨大的艺术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感化教育着观众。一出《秦香莲》，不知挽救了多少个将要离异破裂的家庭；一出《打金枝》，树起了处理家事、国事的典范；一句经典唱词，“数说闺女劝女婿，尘世上家家户户一样的”，为解决女儿与女婿的矛盾，提供了灵丹妙药。



咏春

周文静 摄

◇心香一瓣

沧海一声笑

□李牧

黄霑有歌《沧海一声笑》，我喜欢得不得了。很多年以前，我独自在影院看电影，电影名《笑傲江湖》，是依着金庸小说《笑傲江湖》改编而来。那时候，因为喜欢，所以对《笑傲江湖》的情节能倒背如流，电影的改编，自然是大为不同。我一边看，一边暗自腹诽。突然间，眼前阔大的银幕上，滔滔江水，无边无际，江上有船，船中有人，人是老友，老友知己，携手归隐，却不慢于江湖，后有追兵，前路茫茫。当此时，刘正风曲洋二人，从容不迫，把酒言欢，琴箫合奏，共唱一曲《沧海一声笑》。

歌曰：“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胜谁负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从没有听一首歌，听得人如此心痒难搔，欢天喜地。一曲歌尽，我忍不住微笑、大笑、狂笑，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念头都明快简单起来，我快乐极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带；我们也将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也不会带。现在念念不忘的许多东西，没有一样可以永伴左右；烦恼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一件可以永远跟随我们到生命的彼岸。那么，那样紧锁愁眉又所为何事！

就像笼中鸟，喋喋不休地，歌颂且满足于笼中的安逸，双脚在方寸之间踱步，双眼看不到远方，双翅只是偶尔扑闪一下。为着每日里多了几粒米而欢呼，为着主人露出的笑脸而心喜，为着能如何讨的这些欢乐而冥思苦想。然后，以拥有这些而当作自己一生的目标，为之而患得患失，

愁眉不展。却忘了，世界本来是，那天空蓝天，那任意的飞翔。

佛说：一念之间，天堂地狱。一念有多久？0.018秒！红尘之中，生而为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本当尽情享受这种快乐，可惜很多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来做。绝大多数时间里，把自己的生命弄得乱七八糟、无聊无趣。不敢在快乐的时候开怀大笑，也不敢在忧伤的时候放声大哭。自动或被动地钻进流水线上造出的套子里，游荡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僵尸一般。天堂地狱在那里，选择在自己；0.018秒之间，不去选天堂，却直堕地狱。诸佛万圣，谁又能救！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很快，你即将化为灰尘，或者一具骷髅，一个名称，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而名称只是声音和回声。”同时，他验证了这句话的准确无误：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他本身也早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当年的繁华荣耀仅仅留下了一点点的痕迹，而这些，也将随着时光流逝而湮灭。克里希那穆提说：“所有事物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事情是持久的，永远都存在着变化及死亡。”既然生命是如此不可捉摸和虚幻，那么，为着欲望不能满足，功业不足以流芳而中夜徘徊，岂不恶痛！何不循本心，自由去生活。生命，本就是生活点滴汇聚而成，定要活波有趣，方算没辜负。怎样的活波有趣？——花开有花开的妩媚，花谢有花谢的娴雅。饥来吃饭倦来眠，水在瓶中云在天。

大江滔滔，风起帆悬，老友知己，斟酒高歌。岂不正是老天最丰厚的馈赠！

山房
【宋】陈允平

轩窗四面开，风送海云来。
一瞬催花雨，数声惊蛰雷。
蛸涎明石镜，蚁阵绕山台。
此际衣偏湿，熏菹著麝煤。

◇美食

芥菜丝的味道

□吕雪萱

我小时候，生活在大杂院里，每到冬季，屋里生洋炉子做饭取暖，院子里生炉子的小屋腾出来了：没有门，三面墙，也就一平方米。家家都把大白菜码放在里面，盖上麻袋或破棉大衣；只有一家，还在里面放着一些芥菜疙瘩。

芥菜疙瘩刚下来时水气大，母亲白天在窗台上一个个摆好晾晒着，晚上收起来和大白菜放在一起。冬天副食店的菜摊上看不见绿的，只有卖不出去的、蔫了的芥菜疙瘩还有微微的浅绿色，赶上处理价，几毛钱一堆，母亲还会买回不少。

我们家不用芥菜头腌咸菜，整

整个冬天只有一种吃法：热闷芥菜丝。母亲把芥菜疙瘩洗干净，削掉顶上一层，去掉须根后切丝，丝切得不粗不细。母亲从不用刨丝板，她说手切的好吃，汁水都留住了。炒芥菜丝的关键是火候，火小了，辣味不窜；火大了，会出汤，软绵绵的没嚼头。

母亲在铁锅里放少许香油和花椒，等花椒变色，倒入芥菜丝快速翻炒，直到锅里腾起热气；趁着热气把芥菜丝装进坛子，盖严盖子，放在白菜垛里，要闷上两天。

盛芥菜丝的坛子是白瓷的，肚大口小像篮球，一面画着两位古代美女，一面写着：“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瓷坛是父亲在滨江道委托店买的，这也算得上美食美器了。

因为不是每天都吃，满满一坛子能吃好久长时间。吃晚饭时，我抢着拿碟子去拨芥菜丝，每次打开坛盖的一刹那，一股冰凉的、沁人心脾的辣味直钻鼻孔、窜眼睛、撞脑门儿，我立刻就打一个大喷嚏。

母亲在芥菜丝上倒了醋，父亲提醒要放少许白糖，说新下来的芥菜疙瘩辣味生猛，白糖可以使口感柔和一些。春节前后就不用放了，那时芥菜疙瘩自己的糖分已经分解出来了。有一次我感冒了，母亲往

大河

□张静渊

大雨落幽燕。那夜的雨一直在下，山谷的风陪着雷电在天际驰骋。那夜的雨时而倾盆大作，时而连绵不绝，十多天了仍是不停。雨水从房檐串珠似的滴到台阶前的瓦罐里水桶里，叮叮咚咚地响。除过风声雨声和远去的雷声，大地一片寂静。

是，就像母亲也有生气暴怒的时候，半夜里迷迷糊糊听见远处山崖崩塌的声音，黎明时分洪水呜呜号叫着就来了。一大早邻居小孩大叫水啦水啦啦，快看山水去喽！大家不要命地往河边跑。河边水汽弥漫，白色的泡沫黄色的洪

水，呼啸着从北方淹将下来，摧毁着路过的一切。跑到东河桥南河桥，洪水快到桥洞的顶部了，把几个小洞都快淹没了。柳树湾只能看见半截树，东河桥对面的天宸草，原高崖湾、南河滩对面的西南古城浪浪滔天一片汪洋皆不见。浑浊的河水从上游冲下来许多猪牛羊木柴煤块子，几个壮汉只穿着短裤，腰里拴着长长的绳子，小腿上的血管扭曲如青色的蚯蚓，眼睛闪闪发光像野猴一样透蓝蓝得，猛灌几口烈酒后，在众人惊呼中跳入水中打捞牲口和物件。多少年后，我路过河口的一个村子，看见村口

石碣立着一座石狮子，大概有一人半高，一道醒目的红线标记着当年那场暴雨大洪水的痕迹。洪水过后的大河里，再也不能戏水了，河床的污泥糊糊深不见底，会水的人把十几米的梯子伸到河里都够不着底。我们只能远远看看大湾里时常翻上水面的鱼群和大小不一的旋涡勾画着各种弧线盘旋远去。

大河树林就是我们的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青草地，光滑的河滩，高大的垂柳树，米黄的荆棘花；也不必说蚂蚱在草从里弹琴，灵活的小蝌蚪成群结队在浅水巡游，轻

◇戏曲艺术漫谈之10

情理相融 感染教化

□梁镇川

清代学者傅山先生曾撰一副有关戏曲的极其精辟的楹联。联曰：戏其戏乎 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曲者曲也 曲尽人情越曲越直一戏一曲，一情一理，道出了戏曲艺术的真谛。

纵观中国戏曲难以数计的新旧剧目，演绎的大抵不外乎情、理二字。

《长生殿》是洪昇经十余年，三易其稿成成的呕心沥血之作。对这部长达五十出、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大型历史传奇，洪昇自言其创作意图是“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第一出《慨传》中又说：“古今情场，问几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情哪论生

和死。叹人间儿女怅悵怪，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子孝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卫、晋，齐取义翻官、徵。惜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可见，《长生殿》的基本主题，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恋爱之“情”；同时，也阐发了“安史之乱”的历史兴亡之“理”。

其实，人一生所经历感受到的，不就是“人情”、“世理”吗？而中国戏曲正是将人情、世理，蕴寓于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起伏跌宕故事情节之中，表现出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中国戏曲的感染教化力，是其其他艺术无与伦比的。这是因为中国戏曲十分追求“情”与“理”的统一，

“美”与“善”的统一；十分注意坚守情感与道德的“底线”。

煽情，是中国戏曲艺术美的一大特色。人情、爱情、亲情、感情，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等等，无不 在戏曲表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激扬。但凡几乎所有剧目在煽情的同时，都恪守一条“情”的底线，即不逾越无节制的、非理性的、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情感。小说中会有大段大段性爱的描写；电视、电影中会出现男女疯狂接吻、睡一被窝，甚至做爱的镜头。唯独戏曲舞台上，清静静，雅雅致致，绝无那些场景，即使表现男女友爱，也是象征性、写意式地含蓄表现，无非是两个食指并列比划，男女交臂对视而已。

中国戏曲的“美”，通常又是以